

父亲分树

□周序蒙

往年植树节,如期回老家周下庄,看父亲、看他栽下的树;如今,父亲走了,回家只能看见他留下的树。

在阳光下,在春风里,父亲正忙着栽树,已经很拥挤的小庭院,又有两棵桃树挤了进来,加上以前栽的石榴、柿子、枣树、银杏等,有七八个树种。

去年植树节这天,父亲依旧忙着栽树。昨夜一阵小雨,空气更加纯净,春风吹走了心中的烦扰,此时此刻感受到的是那种回家才有的轻松。老人说:“买回两棵黄桃栽下,九十多岁了,看不看得到结果还两说呢。”

老人的话果然应验了。8月,房前屋后果树硕果累累,93岁的父亲却卧床不起,送往医院也没查出病因。

“不要看了,人老了就像这树上的果子,果熟蒂落。”回到家中,父亲指着院里的果树说。老人一生从没去过大医院,这次体检才去一次县人民医院。我们兄弟轮流陪伴老人。周下庄的人纷纷前来探望。窗外的枣树根深叶茂,枣子压弯了枝头。“要吃就来摘,自家长的。”父亲叫乡亲们去摘些熟透的枣子回去品尝,见有人摘了枣子离去,父亲日益消瘦的脸上有了笑容。

9月3日,父亲房间的那盏灯“油尽灯枯”,我知道,他是那么不愿意离开他的儿孙,还有他栽植的树木。

父亲知道我喜爱吃香椿,房前的香椿树就一直长着,直到现在。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几棵香椿树,父亲好像还站在我的眼前、树下或门口……

春风吹新绿,田间落新种。植树节里,植一抹绿色,添一分春光。我来到河东那片树林,享受着泥土的芬芳。我记得,这是父亲80岁那年分给我的树。

那天也是植树节,我和两个弟弟一大早就被父亲叫回家。父亲带我们来到自家一块栽满杨树的田头,他来回步量着,数着树,说是要把树分给我们。直到来到田头我才知道,每年春天,父亲自己掏钱买树苗,挖塘、栽树、浇水、培土,栽下了一棵又一棵,多年下来,老人一共栽了1400多棵树。

当时一些村民围过来看热闹,父亲笑着解释说:“分树不是分家产,是把植树造林的责任和义务传给儿子。”

父亲带着我们转了几片林子,我是长子,分到了河东沟塘旁的503棵树,二弟忙时种田,闲时做生意,分到了河西的200多棵树,三弟分到的树最多,有600多棵。

城里有房,乡下有树,还有老父亲这棵“常青树”。我当时想,什么是幸福?这已让我感到满足了!

老宅周围剩下的几十棵树,父亲留着自己管理。分完树,他还给我们约法三章:“不许随便卖树,每年要栽新树,孩子考上大学可以卖树交学费。”

如今,漫步在那片树林,父亲当年的话语仿佛还在耳旁回荡。

又是一年春光美,植树造林正当时。我找来父亲当年用过的铁锹,挖坑、栽树、浇水,播下了一片新绿。

3·12 植树节

爱鸟与植树

□刘永福

乡贤郑板桥爱鸟,也爱树,但他几乎不画鸟,也不画树。

郑板桥爱鸟,他爱的不是笼中鸟,不是金丝雀,是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飞鸟。他在《十六通家书》末有“书后有一纸”里,对他的堂弟郑墨说出了它的爱鸟观。他说“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”,因为“我图娱悦,彼在囚牢,何情何理?”郑板桥又进一步说,“所云不得笼中养鸟,而予又未尝不爱鸟,但养之有道耳。”

怎样才算养之有道呢?郑板桥指出:“欲养鸟,莫如多种树,使绕屋数百株,扶疏茂密,为鸟国鸟家。将旦时,睡梦初醒,尚展转在被,听一片啾啾,如《云门》《咸池》之奏。”而在品茗闲坐之时,则可见叶底鸟儿“扬翠振彩,倏忽往来,目不暇给”。这样的欢乐,哪里是喂养一只笼中鸟的乐趣能够相比的呢?

这种思想充分展示了郑板桥性情的“率真”,也集中表现了他宽厚仁慈、善待万物。这与他“是以圣人之仁,则顺天地以养万物,必欲使万物得遂其本性而后已”之理念一脉相承。

郑板桥说的“鸟国鸟家”,当然就是绿树掩映、鸟雀云集的乡村农家。树是鸟的天堂,种树才有鸟雀云集,鸟语啾啾。

郑板桥提出:为“鸟国鸟家”,养鸟不如种树。这真是前无古人。

宦海沉浮,在历经多年的县官生涯后,郑板桥毅然辞官回到扬州,卖画为生。晚年,他回到家乡兴化,修建了一处房屋,植树修竹,种兰养花,天天与兰竹为伴,听鸟雀鸣唱,终老余生。

郑板桥亲自为这个庭院取名“拥绿园”,并题一匾曰“聊借一枝栖”,挂于堂中。

郑板桥的“聊借一枝栖”,是一个生动的比喻,是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地,就像鸟儿可以自由自在地栖宿在某个树枝上。“聊借一枝栖”,表达郑板桥安分、知足、优雅的情怀,也夹杂着生命短暂的些许无奈,以及不为外物所累的豁达。

这位“难得糊涂”的智者,将生命的哲思融入笔墨,用种树的方式诠释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,在养鸟与植树的抉择中,构筑起超越时代的生态美学。

长成一棵树

□蔡志龙

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,紧握在地下;叶,相触在云里。”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时,就想起岁月长河里的那棵梧桐树。它深植于我记忆深处,在时光的滋养下愈发根深叶茂,风骨清奇。

4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我正读三年级。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,远在10公里之外工作的父亲,提着蛇皮袋赶回来。我兴奋地翻开袋子,并未找到什么吃的,却见里面有一棵小树苗。见我撇嘴,父亲变戏法似的从荷包里掏出几颗糖,指着小树苗说:“今天是植树节,我带回来一棵法国梧桐树苗,正好栽在咱家门口。”小孩子有了吃的,又有新鲜事,自然积极性高。

我兴奋地和父亲一道找来锄头、铁锹等工具。父亲在门口五六米远处,选一处向阳平整的地块。父亲说:“这儿最好,便于成活。俗话说,‘栽下梧桐树,引来金凤凰。’说不定,将来咱家也能出金凤凰。”他弓着腰,有节奏地挥动铁锹,树坑越挖越深。锄头碰到石块,火星四射,我便把石块扔到一边。树坑挖好了,父亲把根须理顺,吩咐我扶稳扶正树苗,一锹一锹填土、踩实,最后到塘边提水浇苗。父亲说:“树栽好了,要经常浇水。”

每天放学后,我摆下书包就去浇水。不到半个月,小树苗成活了。开始天天去看,好像并没长多少,一年过去却长得比我还高。

梧桐树生长速度非常快,两三年时间便枝繁叶茂。

炎炎夏日,梧桐树叶密密匝匝,遮天蔽日,雍容大度,生机盎然,分出很多枝丫,树丫间栖息很多小鸟,叽叽喳喳,热闹极了。我喜欢爬上树,坐在树丫间,拿本书细细欣赏,或闭上眼睛,听风声鸟鸣,惬意舒适。梧桐树可驱虫。到了晚上,一家人坐在树下,吃饭聊天,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,日子里满是安宁和温馨。

岁月的长河奔流向前。我渐渐长大,梧桐树也长成了自己的模样,并未吸引来“金凤凰”,不过麻雀、喜鹊、斑鸠倒是不少。我后来也未成为“金凤凰”,在平凡人生中打拼。可是我并不遗憾,因为看到梧桐树,就知道生活的本真。

就像这么多年来,梧桐树静静地矗立。根深深地扎进大地,汲取精华,充实自己,壮大自己。枝叶伸向蓝天,向上向阳,追求高远。静下心来,默默成长。护一方水土,洒一片绿荫。就算是一棵树,它也体现出一份责任,一份担当。十年,几十年,就那么站着,坚定睿智,沉着笃定。风来了,雨来了,摇摇叶子弯弯腰,整理一下重新挺直腰杆。虫子咬了,雷电劈了,留下的道道疤痕,把它历练得筋强骨壮。树知道,带风沐雨乃是常态,这是生活的恩赐,都需要去体验。

人在旅途,当年与父亲栽种的梧桐树依然站在老家门口。其实它就长在游子的心里,根深叶茂。

绿意盎然的记忆

□赵仕华

二十一年前的一天早上,有人在窗外叫我的名字。我打开窗户,冷风扑面,细雨飘飞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王校长在楼下叫我:“快下来,我们一起去参加植树活动。”我这才记起,那天是植树节。

我快速下楼,大家穿着胶筒靴、解放鞋。每辆卡车上都有数目不等的树苗和植树工具。卡车行驶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,窗外的景色从熙熙攘攘的城镇逐渐变成宁静的田野。不远处,春耕的农民弯着腰,忙碌的身影在寒风中格外醒目,这是一种朴实的生活画面。

卡车停稳后,雨依然如细柳,不断随风飘散。到达活动地点后,我们下了车,飞快地戴上手套、拿起铲子和锄头、扛着树苗,向山顶进发。这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坡,根本没有平坦的路,稍不留神就会跌倒。

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爬到了山腰的一块平地上,队伍在这里集合。负责指挥的同志要求,两人一组,分工合作。王校长看了看我:“我们

两个人一组吧。”听完注意事项,我负责挖树坑,王校长负责搬运树苗。

树坑挖好了,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树苗放入其中,然后一点点填土、压实。王校长的动作很轻柔,他不断提醒我要耐心和细心,对待这些树苗要像对待初生的婴儿一样,呵护它们,让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安稳扎根。当树坑被填满,我们站起身,望着这棵刚刚种下的树苗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成就感。这棵小树苗,将在这片土地上慢慢生长,见证四季的更迭、岁月的流转。

天色渐晚,我们到了山脚。回望那些新种下的树苗,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脆弱,但我知道,它们有顽强的生命力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它们会吸收雨露阳光,慢慢生长,成为参天大树,为世界带来更多绿色和生机。

此后,每当我驾车驶过那片荒坡对面的公路时,总会忆起那日植树的经历,那是一段充满生机与活力、绿意盎然的回忆。